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擬策一道

策問二十道

擬策一道并問

問寓兵於農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則周官司馬兵法其存里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邨四邨為甸四甸為縣為都以令貢賦軍以五人為五五人為伍為兩四兩為卒伍卒為旅伍旅為師五師為軍鄉有州党族閭比伍遂有遂縣鄙鄘里鄰王之六軍偏取而足司馬法以夫三為屋、三為井、十為通、



十為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提封萬井為
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千人又謂一甸出一
乘車甲士三人平七十二人參諸禮經名教乖錯自
求其說互有不同管仲以內政治齊制工商之鄉六
士鄉十五三分齊國以主三軍五家之軌為五人
之伍十軌之里為廿伍之兩小戎四里之連為四小戎
之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帥公及高子國
子為之夷吾之書復有五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
為平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立五大夫
一國三軍革車至八百乘長勺之戰威公稱有帶甲

一萬車五千乘得無誇過其實乎禮法皆周家遺書
堯氏一家之說而其乖迤至是作法之意寧自有不
同欤將由久遠之傳超却考求之未至云爾當周之
未諸侯自為兵法備矣有如齊之募士者之前行秦
之陷陳越之君子逮賤國之騎射技擊武卒銳士與
夫楚之二廣鄭之魚麗吳之徹行一陳一軍自有制
度葛為本始一皆無稽而妄行邪周家賦卒之差及
其車乘什五諸侯之為變亂其同異多少為如何雖
唐李靖嘗略以告文皇其詳未有所究願為偏舉商
確於篇對善乎荀卿子之詳論兵曰仁者愛人故惡

其害之人者循理故思其亂之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及嬰者斷克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万止有如盤石觸之者角靡而退以桀詐桀犹有巧拙之幸以桀詐堯誰肯賊其父母謂威大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又故論兵要舍湯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緒孫吳氏孫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隣王之亂吳起威加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賊者之變詐力之尚仁又之略速亡貽禍运用自恣是故兵足戒也孔子於子貢之問政告之以足食足兵衛靈公之問陳對之以俎豆之學

聖言天遠厥有旨哉商之頌曰武王載旆有虔秉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截周之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力允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劉者定尔功二王皆以弭亂為功宜其兵之無敵天下也商事遠矣愚於牧誓見武王用師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弗迓克奔以使西土易之所謂師出以律古之聰明睿知神出而不殺者夫故舍周家之制為兵皆苟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其於周官其詳司馬兵法言之法雖穰苴之書然皆常行之事耳

日所際五宗周為不遠其言不博于禮不可誣也去古既遠二書皆出亡軼之餘然舍禮法而討論周家則將為所取制明問下及超其乖杵之多意於周法自有不同攷求之未至焉者為謙挹損蓋將以啟發諸生乎愚以為禮法無有不同患不深攷第攷索自然乖迕之超周禮之所謂縣郡司馬法之所謂成也縣都以令首賦之法終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號有不同耳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即稍人所掌即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為一成之田分三去一為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

二家出車一乘甲士三則一車七十五人之賦一成百井為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同萬井為三萬家車百乘士十人徒二千人之賦周家兵賦率七夫而賦一兵一通為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則一車七十五人數其曰如十家者謂非兵賦之常不得已而大發之多不加于是也一士二徒之設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禮有鄉土大夫晉徒之制非田卒比矣論禮者以謂賦卒有天子諸侯之異未之詳也孫武固謂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周之賦

兵於此何見雖不得已猶不致於盡發者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窮民之力齊之內政以八乘之國而立此三軍車八百乘軍萬人加工商之鄉六為軍萬二千人兵車二乘卒士百十五人則周二兩之制五屬四十五萬家以供三軍之賦卒十五家而賦一兵則周則兵之制雖損其數用之夥矣威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通國之衆未為誇也周之賦政始於邱井而成于一甸仕伍之制萬世法也六軍之法即六鄉之法六鄉之法即六遂之法軍國異容而不異制簡易之道也管子固謂內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軍政

政成乎郊軌里之法不大更於鄉遂伍者之法往因於夫屋然其間不能無異而推徑便是敗軍國殊制至于王法遂更求速得恚於諸侯此內政存心之可誅者李靖以為管仲寔脩太公治周之法為知賦政之贏虛矣愚嘗謂王制之右天十後世有不可得而交者紀綱是也有當時不能自無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陳則紀綱什五也法度卒乘也知紀綱之不可得交而法度之則以出入者而後可与言兵乘車之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牧野之會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甲卒四萬五千人戎車少而甲士多

至倍於常數然則周法之在當世猶未免乎有時而
出入者也諸侯變周之制為可貴矣隨時具卒乘而
王法何誅乎仲尼於魯春秋於何以書作邱甲用田
賦皆變固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為三甲士則邱何
一甲之有成公之作邱甲則是甸賦百人賦以邱乘
為差哀公初以田賦則是井田之內民力無遺蘊矣
邱之賦五家而出一田之賦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
民不加多恣其變更而何強大之能益故論春秋之
法雖齊之內政猶無所逃吳罪而况竭民之力哉周
禮之在諸侯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齊之禮知

齊之不可代仲孫以為魯秉周禮言未可動魯之於
於天下矣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
侯之守其國舍周禮何居乎當周之衰周禮蓋不行
強率意妄為未有不底於亂日者為教擇楚之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左轅右追蓐挾轅而戰以轅為
法官家物而動軍政不戒而脩周制五伍為兩四兩
為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卒與兩一車之徒
二百五十陳曰荆尸未見其變周者李靖以為挾轅
之上一偏為五十人兩二十五人二廣凡一百五十
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鄭子元縵葛之陳為右尤

拒前偏後伍、承彌縫前偏輕也後伍重也五矩方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車百二十五乘前輕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未見其變周者衆多而脩魚麗豈謂是乎夫差陳於黃池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頭皆官帥十行一嬖大夫一將軍三十嬖大夫軍帶甲三萬吳有徒而無車所謂方陳亦未見其變周者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其本之陳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強半予吳社預以謂予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愚所謂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強者齊

與三國是也趙以騎射愛胡服齊以故擊受賜金魏之武卒以中試復家秦之銳士以功賞相長荀卿固以為十賞冒利庸徒鬻賣之道未有安制矜節之理故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趙武靈王僥一切之利騎射變於夷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論哉惟秦商鞅耕戰之法獲五甲首而隸五家什伍之意或存乎尚不害於兵農之一卒兼六國此其故歟以詐力相為雄長一變先王之法制愚謂未有不底於亂亡者戰國之兵是也齊之募士兵萬晉

之前行四萬秦之陷陳三萬事不他見名獨見於吳起之書越之習流二千教士四萬諸御千與所謂在子六千法不詳見事獨見於外傳國語暮士前行之說其內政之所寄被廬渚源所作之異名乎起以傳起未可謂必然也管子固嘗以教士自內政之軍其名或在是也陷陳之力著於韓原之戰君子之用効於苙澤之師是皆息信有以結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循周之故効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礼法為天下之紀綱者願不大乎雖然紀綱之於周猶為法度而已如其仁人此又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礼

樂詩書在是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暫捨周礼曰師以為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周礼曰先師以王問礼法其敢捨周礼而對

策問二十道

問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夫彼重則此輕天下必然之執也孟子之距楊墨荀代之絀孫吳與韓氏之闢佛氏凡以此也夷攷其事乃若有大可起者老子與孔子同時孟子與莊子同時老子之書推提仁義絕滅礼樂宜得罪於聖人者而夫子從之問礼至欲窈比老彭孟子當戰國之時尊聖人之道楊墨之外遺

雖惜神農之言威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莊周詆訾
孔氏曾無一語及之至若荀卿論詘孫吳而躬未免
於設兵韓愈深闢佛老而與大顛彌明之徒游從多
所假借西方之教蓋百家之晚出者其清淨類莊老
其自了類楊朱其慈悲明鬼非樂不喪又甚夫墨者
之言三：、栢子之機乃其極至語也然寔本於宋鉞
惠施公孫壘堅白異同之辨宜儒者之所不予王通
祖述六經之學斷然以聖人許之先正司馬公倡破
禪猶是說也學者超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
門山河有定勢攻守有定規奕者置碁不定猶不勝

其儒况兵乎是故因師歸之衆舉蜀漢之師收三秦
從韓魏食敖倉之粟杜成臯之險塞飛狐之口守白
馬之津東鄉以事天下者漢之高祖也自淮入泗捨
舟下邳舉瑯琊大峴滅燕之後息兵三年或開鉅野
王德或通石門沈林或出淮淝檀道濟或趨陽城胡威
入武關沈田通舟於河推鋒入渭者王鎮宋之武帝
也乘夏水之涪汗汎河道之通流走礮覆滑臺虎牢
洛陽自然不固者采之文帝也然或以有功成以取
敗又若桓溫枋頭之舉謝元黎陽之役心存河伯其
敗何由田椽伯直將軍之謀吳王不用而敗二子二

遺術成可舉而行乎乃若吳蜀之所以抗中原西有
關頭陽平樂漢東有江陵夏口濡須京城之鎮魏人
之備不過祈山襄陽合肥二城晉宋以遠乃有彭城
泗口鍾離壽陽安陸疆場遠近固曰隨時之宜必若
韓雍之襲南沙孫恩之走郁州滄海之濱古未之方
何也都邑之設所以控制方面為氏之極六朝皆在
建業而孫吳成都武昌南唐或遷豫章將有說也國
家渡江雖錢塘為行所備鑰之守寔在建康屯戍之
兵不及江外出戰入守之計大率不同於古將時異
事變已陳之迹而今不足為乎即兵使交淮南守在

江面運道難礙諸處交急饋運之出備禦計之古所
未暇然當謀之而况方冊所書者乎必欲進困中原
取還舊物退守重饋輸不之雖曰廟堂自有成筭學
士大夫要當知之願聞規摹以觀遠業
問古者用民之力歲母親三日而庶人在官與夫鄰
鄙之長無非民也居則治溝井出則奉征戰亦无非
民也嬴秦而降大革先士之典惟民役于公上未之
有改而民不以為病近世以衙前押綱運主場、而
民始困于為吏保正賤催科承文引而民始困于差
徭熙豐以來更法以掇其弊者婁矣而弊日滋甚蓋

嘗賦錢免役矣則有役不免而錢之出也如故州縣有吏豪之病又嘗官雇耆戶長矣則有雇直上供而民之徭也自若重之里胥走弄之奸法之擾民死甚于此是故小民憚于充役田業歸于官戶之兼并于是有有限田之制混差之法且官六役也而役錢不免仕足貴也而賤役仍在說者謂漢法雖丞相子不免雇更卒之戍果其遺意歟或者乃欲復科耆戶長之雇錢則前已有免役之輸後未保將來之役亦恐役人亡賴官事殆將不奉第守戶子孫名曰減半之法人情苦不易行使與民戶通差則仕者不能兼治而

自戶之後反重罷鬼役之上供邦計亦不可關一仍其旧又將無以寬民意者古今異宜而民不可復設役不然何以屢更役法而民終未之使將祖宗之成憲自足遵守而徒為是紛紛不能達其意歟諸生學古通今無所不議茲民事也有司願究其宜問水利而已農田之灌溉漕運之博輸公私之交急也至於設險守固其所繫者益重淮浙當承平之世非惟國用之所仰賴蘓湖熟天下足則又發于回家之諺今也行都所在內奉萬乘外供六師而水利之講不詳魏祿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之地願已變

為桑田之野皇上究求民瘼知無不為益嘗決圩岾
之過流抑沙田之專利通五瀉之堰導甲季之港德
至溥也而旱潦之害未聞加損或者以謂吳江之岾
寔障震澤陂湖埋塞漲起橫流決而通之未覩其利
漕舟凝滯軍食乃不可闕佃者已為成業立將見其
見其流散興役動衆又不可以輕舉置而不問非安
國利民之意也先生翰林蘓公之師浙右嘗欲起千
橋於吳江之岾文正范公守姑蘓則欲盡道吳東入
海之浦一則言而未試則試而不卒迨今百歲弊病
云極矣監司帥守豈無爰民憂國若二公者歷年之

久何寂寥之無聞也將古人治水之道二公有未之
盡不然二公之業未究必有說也鄧父大田淮司而
魏阜文振何洙復鄧故事而南唐之政遂衰馬臻與
起鑑湖鑑湖成而臻敗謝公作堰邱頭淮之比之名
伯利害反覆其故何哉中朝鎮守北門舊興塘溧之
利田之阻况此輩轂下之淮沔之塞事切乎世將何
道而為之諸生論古通今夫學蓋所詳練必也農田
不失灌溉運道不至艱阻邊險以設民力無困而公
私享富貴之効豈無術耶願詳開之將復子上
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語也悅周公仲尼之

道並軻說也適堯舜文王為正道楊雄學也處義而
降神聖之君以十數孔孟魯不之尚顧獨尊於文王
周孔非其矣於先聖將以無位故耶楊雄論道而歸
堯舜文王然則周公仲尼豈不足法也三十之徒皆
學于孔子者而七十子尤章；為史記所傳七十有
七家語所錄七十有二其人与數既已不同而其強
半言行不聞果何以異於三千也叔孫武叔公伯寮
寮毀仲尼愬子路者不聞回心鄉道言行之美而猶
見錄何歟大戴禮經其言子貢論弟子之行以荅將
軍文子之問其人裁十有二明顧冊由求赤參師商滅

孔子自言從我陳蔡及門者十無非門人之傑而其
去取參錯不可考知姑為訂以聖人之言則子我短
告之問似非能言之流季路正衛君再求附益季氏
其於政事何有似孔子如有若唯忠恕如曾參門人
之所共尊乃不數於德行又如曾點之言志子賤之
不欺傳易駢脇商瞿曾不詩以言語政事文學四科
所列猶或未之盡邪聖人之門柴愚參魯師辟由喭
而皆進於夫子之道耕稼之學至斥之以小人其謹
向背之途所成就之速如此堂；張也其傳乃有免
行而舜趨商之洒掃應對進退流為嘆然終日游之

貴本抑末至於偷懦憚事人言語之子貢於從橫者
之雄以商參之大矣比於孟施舍比宮黜之勇聖人
之學何其愈遠而愈不似邪得其所傳子弓子夏子
輿三人而已子弓之學至於荀卿李斯而廢子夏之
傳至田子方莊周而極惟子輿之道子思孟軻皆不
失其所傳將毋師法不同本有次第抑其流傳之速
自有幸有不幸歟荀卿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皆未
免為有罪莊周論天下道術身與老聃閔尹猶自列
於一家知言子思孟軻自謂子游之說周稱甲子方
語又曰學於谿工古人遵道嚴師安有聞見之異超

信相亂其故何哉諸生學於聖人之門所盡心焉爾
者道學之統源流之下與夫門人高弟所聞所得厚
薄淺深之間直固知之詳著於篇庶見所蘊

問三皇也五帝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論易稱
伏羲神農黃帝太史氏紀五帝則首黃帝略少昊大
戴氏記宰予荅陶亦止於皇帝高陽高辛而已占者
祖功宗德與大郊禘祭報之祖皆不在昭穆之數祭
之報乃不知為何禮虞之幕亦不知何君商之三宗
二也遷就商知盤庚其無逸如祖甲商氏求復其政
周公並稱其賢而皆不列於宗周宗武正嚴矣若成

王之守成康王之刑厝曾不白宗其道宣王中興之
治德非盛於威康于傳有世宗之名得非三代以前
經傳流略不可得而詳說不然皆彰灼持孤陋未知
道乎漢唐以來祀豐予旤功德之論廢而不行求者
先代史氏之言盛德豐功之君自有不可沒漢七制
唐三宗其人也漢之二祖三宗唐之太宗固天下無
異見以世宗之窮奢躋武庸詎矣於節儉愛民之景
以中宗之聰察雜伯豈多過乎明於成王之昭明王
憲宗皆有始而無卒以武宗之几振唐室宣宗之政
比太宗且無二君晚節之瑕而七制三宗去彼取此

何也在漢光武嚴恭祖宗之制遷呂后之有罪躋薄
氏之有子所以崇高廟之配登中宗之宣帝沒元帝
之高祖所以明先帝之矣至於景昭之號世宗之宗
無損益焉豈非功德汚隆雖孝子慈孫自有百世不
能改者宜乎後世非復異同之論况有先儒史臣之
証而天下之議至今曾莫能一豈無說邪諸生其推
所由來却有胸中膏肓之感

問孔子嘗聞者俎豆未學者軍旅其論政曰足食足
兵以信自謂我戰則克豈徒然哉在書甘誓有之不
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有之不愆於五步六步七步
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乃止齊焉蓋陳法也禮
大司馬春教振旅夏教芟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坐
作進退如戰之陳曲禮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
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各司其局蓋陳形也然則聖人果不學歟自軍禮司
馬法兵亡家不知有陳諸葛武侯治軍蜀漢推演八
陳而載之圖今廣都魚腹皆有之其圖行列皆八象
地之方一有九六相函如偃月狀晉桓司馬以為常
山蛇勢後世曾莫之省唐李衛公始引軍志以明四

頭八尾合於古之井制觸處為首之意於是濟可究
之然聞先儒都肄已有孫吳六十四陳憲一常勤八
陳擊匈奴矣至晉司隆又用八陳以復涼州陳頡持
白虎幡以亮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侯之前既有八
陳後亦未嘗止也今有馬隆握奇圖贊其傳起於風
后李筌繪而圖之見於太白陰經又有曰雜兵書頗
有黃帝太公孫吳武侯遺術裴緒交而通之著于兵
法新令其形皆八不與武侯陳圖相似筌乃定而無
變錯緒又方圖非整俱曰八陳是邪非邪唐太宗尤
習於兵其作破陳之樂用代古之武舞八旛四表自

以生於八陳于戚振萬之意果如是乎古有鵝鶴魚
麗范蠡又論陰陽牝牡陰陽家者亦有六一五陳遁
甲八門之術衛公益以六花与十四陳至曹成王則
有所謂團力李臨淮則有所謂校旗原本從來將母
皆八陣之變不然合一法歟荀卿有言仁人之兵聚
則成平散則成列延莫若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免若
莫邪之鋒利當之者潰負居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
角靡而退以為綦制安節之理其古之軍陳歟今之
為兵固有常教之陳無用於戰譎肆而已說者遂謂
戰而言陳非知兵者張真源名習戰陳然未嘗用古

法乃使大將各以意教止使士知將意將恚士情然
則古之陳固果不足法矣先王為是紛々無益之教
無乃厲使其民乎武侯有言八陳既成自今用兵行
師風不覆敗陳固用之以戰謂之無用何也貢源武
鄉皆古之知兵者何其言之反邪友人以陳肆兵由
來何所法象後世用与不用其為成敗何如可以文
可以武者聖人之徒毋以古所難言而遂略其說也
問兵家之法萬變而其大校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以
祖宗行之不過各守一事皆得志於契丹金人之強
非徒契丹比也其貪頑殘賊自其先世則然惟我二

官躬行堯舜之道待夷狄者不一而足三者迭用如環無端校德則虜暴我仁用師則我直虜曲然自逆亮渝盟于今將五歲矣鄙邊之上既未聞朝有甘泉龍廷之奏雖保固疆場設者犹以為未詳豈古今異宜祖宗之法不可盡用抑和戰異勢三者不可並時而出也諸生學道尊王必有以決天下之疑樽俎折衝為不可勝之略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和則久者有司願與聞之將扶所長長言之執政

問古者量事設官有常守而無溢負之患未聞侍次而授者降自近世入仕之路日廣而官有常員吏

部注官至逆用八九年闕內而職事內外而監司亦或以數人而待一官置吏以還無此其弊進士古之鄉子舉任乎世祿之舊也於今既不可廢軍功以賞戰士鬻爵流外漢唐亦多得人今欲一切暫停則愚夫有同滯之歎姑仍其故弊將日深諸生議論其宜必有使於今而不戾于古之法國家將采而用其詳著之於篇

問三王兵出於農有征無戰故無宿師漕輓之費秦漢用兵夷狄芻運力單設者始為屯田利收其利在今長征戰士非征役之士也乎時情游廢業往去

而從軍使之營田非本情也非人情而強之事將不免於怨謗逃逸或為罷戡比田且不可成饋餉之勞何當休息今欲講明其現將欲使戰士力於農田而無怨弃之憂或為屯田而無煩於戰士計將安出諸生其詳說之

問歷觀前古良將之共來始非因糧於敵之積聚皆我之資也近人謀不及遠故皆計費而後出師費之不俱不可以進尺寸設能克敵又多頓挫而不得前堅壘相持費不勝計輸運則民不堪命屯田則軍不樂從進退孔艱遂有中道而廢何術可使土安南

私飛輓不勞何策可以因敵取資而無不給之患此軍計也願條其數之詳

問古者天子建國置命卿之相諸侯立邑設大夫之宰雖有戢有內外官有崇卑所以司收其民輔佐其君一也夫天生蒸民不能使之自治相籠以智相加以力而爭競獄訟由此作善為吏者治之有術臨之有政民不之犯至於無欺足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為世無能優劣之至於烹魚之詐樂其得所猶未免乎不智之嗤惡在其不為不能欺也河娶之

次仍而未革猶不免乎沈巫之謹惡在其不為不敢欺也宓子學乎聖師美政行乎單父之域漁人遠在幽獨不忍欺其大夫故雖孔子大之惜其所治之小四科之設其不列於政事何也抑夫三子之政其犹未臻於道將有說乎皇上以舜紹堯以民為天下本置吏二千石必親問之乎朝宰官初除亦必中書審察命吏之法何減於古然而不欺之俗未聞如三子者之風不識古今異時持人事之不同也將使之今君子其守宰郡縣政治之美無欺之俗皆不媿夫三子其道何由

問六藝折衷於夫子夫子之學六藝而不与存焉論語輯錄夫子之言六藝之喉襟也難起答問之辭蓋聖人之門誰明道學之奧者詩書禮樂既稔聞而熟道之易者性命之原春秋筆削夫子曾不敢以自及而門人弟子又殊不問何哉仁義之途禮樂之事皆人所以教弟子求仁之問不一而止夫子之答不過曰如是而為仁曰可謂仁之方於仁卒未聞言於義非獨不言然亦莫之問也且先進於禮樂聖人以野人名之後進於禮樂以君子稱之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禮樂之用弃君子而從野人矣空之一語

六藝未嘗言回乎庶乎其屢空者何謂惟禮文之博約固所以竭其才而曰非多學而識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鄙夫空々如者聖人焉坐竭兩端而告之宁與顏子同乎然則六藝之歸仁義禮樂之教顏氏所學聖人之道果何適邪老子瞿曇之學與聖人異今其教與聖人並行者道不同古不相謀觀於老氏之無佛氏之空則超若聖人之所以教而顏氏庶幾焉者是邪諸生學於聖人沈潛久矣明以告我毋知不言

問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之宗二班工情理之

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然漢之體制日趨卑弱唐文駁々近古柳文章於時高下將班韓諸公其才自有優劣邪帝堯孔子之文章於書論語脩矣漢唐文字未嘗不以是為宗師屢有變更奔不相似意者古今異世堯孔之文不同後世之作也諸生飽於文學幸為開辨其惑

問漢唐基命中興之主肇造函夏紹復先王之大業雖曰人君之略而其名臣輔佐之績與為多焉時君康其臣佐之功厥有圖贊論述之事在漢高帝時有君子八侯在宣帝時有若十一名臣在世祖時有若

二十八將唐正觀門有若二十四功臣位次所列麒麟雲臺凌烟閣之所画至或藏之宗廟為之銘贊其事重矣是宜去取極當時之選史藉無傳起之謬求之於策則大不然願或元功佐命維時名人而不在諸公之列中才力將容有濫吹其間又或同功一時而去取不同均有親嫌而弃留特異或不終而尚錄或遂絕而不書必有說焉何以不著十八侯名位封國史記楚漢春秋固已不同漢表泗水亭碑同出班固論次自有差別凌烟所圖二十四人尚矣唐書缺一不書曰荊州都督譙國公詔者兩京記稱柴紹功

臣贊稱許紹二人官爵尤異容或並存而二書有高士廉為未詳何者為定研窮其事傳必有之夫古之所以貽今之所以觀古者惟憑史籍而陸賈司馬遷班固吳兢韋述呂溫皆著書於當代成一入而自相乖背果何以哉諸生深討古文突之熟矣當時去取之說書傳所以不同於此必能言之其明辨之毋畧

問周道東風化熄先王之迹蕩滅无餘仲尼繼文王而与修六經之教師法後進以為萬世準式當時之士有能潔已而進者殆元所拒絕是以三十之徒從

聲而至杏壇洙泗弦歌不輟而七十子者遂速肖於
聖人所以誘掖之作成之其六至矣觀夫子之互見
互鄉見南子雖佛肸公山弗狃以畔人召之而欲往
聖門廣納於此可見子張之非子夏亦有于人何所
不容之語陽貨孺悲之見何聖人拒之之深邪一者
拜而時止一者辭而鼓瑟應對弦歌之際厥有旨哉
彼夷俟之原壤將命之童子自入而論可以无訛扣
盱之云或人之荅所為言動其故何邪誅奸回於既
死發潛德于幽光真學士丈夫之事况在論語之書
乎諸生必究其端其明著之無略

問人之大端論友其一也取友之際古人難之道之
不明交用道喪曠千百歲才可以一二數而執利之
交在焉夫莊周惠施皆以老氏為宗其交論固善也
周經施墓有斤墁之歎其相与者不薄矣而儵魚之
辨鴈鼠之喻蚤虵之論獨何自而發欣當唐之時李
杜韓柳皆以詩文名世單父之樂論文之思雪日之
况記子之際亦可謂之要矣而欲殺之自飯顆之嘲
實錄誌銘略不假借安坐甘食見之於書此又不可
得而通之豈盛名之下人情不無相執將相成之道
於誼固當然哉有司未達其所以然諸生其明告我

此片奇

問傳道之叙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軻端若貫珠蓋無
五十其止先孔子三歲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
可疑者然論語記顏淵死孔子以况伯魚史記鯉年
死則是先伯魚九年也取信論語則伯魚之止久矣
世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思年六十二則
曾子於仲尼之卒也未壯子思猶逮事其先祖孔叢
子有子思及孔子曾子孟子車問答禮弓孟子漢藝
文志皆稱子思與曾繆公同時孔叢又逮於繆公卒
孟子題辭列女傳孟子學於孔子之孫子思孟子傳
季於子思之弟子資治通鑑外記繆公訪子思之歲

距孔子卒七十有三年而周紀魯繆公薨子思見衛
謹侯後此又三十一歲下距孟軻見梁惠王之歲凡
四十又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
未足多過子思之年無乃過於壽考乎由此言之史
記殆為不妄而孔子所記與夫孟子檀弓孟子劉向
班固趙岐司馬公劉道原皆非無稽而妄作者記事
參錯雖道原亦不能無疑諸生論古人於數千百載
之間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傳道之次所當尤謹
焉者近在眉睫固將先之幸為開發其疑明引据依
于下

問古者矣士大夫逢時過主以道光明于時有德有言世所希仰遭秦滅學其姓名固多湮沒後無傳焉惟舜之五臣商之三仁武王十乱周之八士作者七人與夫所謂逸民者始皆卓然章々有以自見得聖人一語而後其道愈明蓋其高潔視河華昭晰齊日不其僥乎雖与天地並存可也奈何諸儒傳其姓名人有一說言其年代乃大不同惟三人孔子既詳言之朱張之行蓋闕如也作者之數或以為十字之訛夫人固不逃乎六經史傳之間儒者宜當深考先儒之說會有不一定孰得孰失其辨招詳之

問兵法莫難于用間莫深于用間田單復齊秦滅六國漢高止楚勾踐報吳皆藉間以成功微乎微乎間言一入敵情盡見彼君臣締合之交判然離而我計行矣故曰五間俱起莫起其道是謂神紀孫武之書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夫商周之王伊呂之佐決非行間以圖人之國者求之書傳則升而其出不意乘黎而商始咎周誠有似于兵法豈二土之通神至于無形哉少康夏之盛王用衆一旅光復夏祀亦二王之奉也其使女艾謀澆至于誘獍鬻澆於逐犬易首於縫裳者見之傳記不可誣也

伊呂之事未可以遂為元有為之其亦有道乎誘敵
以子尤難入者計將何自而出邪方國家當鹿之強
未雪大恥聖上懷永握大思復東都之會前古之事
不復可用於今欵何用行之有司敢請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八

